

十三

卷十三

偷棍

此日官民作屬
游說秦保倒
舊傳流官從
天上階升
去那地偶
桃曼情偷



口技

紗窗月上夜深
嘈雜珠簾踏管
是幻是真且莫辨
但聞嬌婉六魂銷



蘭王

金丹竊得
抵生還仁術
仙心見一斑
眾飲煙墩傷
此匪株連幾
竄鐵園山



海公早

乘兴游山
獨舉杯耐
冬藏下麓
人來豈知
奇癖生奇
視幸得餘
生悔上回

丁翁溪

乃憐獨客具
盤珍使士
由來解振
興於孝龍
內書小
傳依稀
滄山飯
王孫



義鼠

同類傷殘恨莫平
後輩有術仗身
輕視他蒼生
笑輩不及公康
義鼠情



尸變

振宿同敵案
店內三人就
死一人存尸
居於氣位為
厲於上你苗
指甲痕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三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注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詒 校字

偷桃

作劇甚奇 詭白亦甚 關此等教 即非邪挾 黨裔而之 其巧幻以 術佐之口 滑稽之迷 將何事不 可爲耶事 拐婦孕以 及刺女婦 孩之胎魂 孩之胎魂 孩之胎魂

童時赴郡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矚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嚙嚙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爲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卽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聲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爲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問何處可覓唯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笥出繩一團約數

人之死以神其術以人其病以切其財為盜為竊難為逃自愛身家者慎勿入宅開鬼入宅開門揖盜也堂赫赤衣顧於法堂前傳命可劇耶亦為謂不知之政之宣而失大宣之職矣况新春令節而春令節而足斷首別解于前何樂為不祥

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卽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憤憤如此一縷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喝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爲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盃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真僞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爲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煙之乃升堂而跪曰爲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爲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王母園

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自設玉厨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以呈王母王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帝收其核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

○漢武故事東郡獻短人呼東方朔至短人指朔語
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爲子此兒已三過偷之矣

結草

見卷九長
亭亂命注

八八兒

白蓮教

見卷五
白蓮教

口技

村中來一女子年廿有四五攜一藥囊售其醫有問病者女不能自爲方俟暮
夜請諸神晚潔斗室閉置其中衆遶門窗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咳內外動
息俱冥至半更許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矣又曰臘梅
從九姑來耶似一婢答云來矣三人絮語間雜刺刺不休俄聞簾鉤復動女曰
六姑至矣亂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一女子曰抱哥子鳴之不睡定要從
娘子來身如百鈞重負累煞人旋聞女子殷勤聲九姑問訛聲六姑寒暄聲二
婢慰勞聲小兒喜笑聲一齊嘈雜卽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遠迢迢招
貓兒來旣而聲漸疎簾又響滿室俱譁曰四姑來何遲也有一小女子細聲曰
路有千里且溢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阿姑行且緩遂各各道溫涼並移坐聲
喚添坐聲參差並作喧繁滿室食頃始定卽聞女子問病九姑以爲宜得參六
姑以爲宜得芪四姑以爲宜得朮參酌移時卽聞九姑喚筆硯無何折紙戔戔
然投筆擲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旣而投畢觸几震震作響便聞撮藥包裹蘇
蘇然頃之女子推簾呼病者授藥並方反身入室卽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

兒啞啞。狸兒唔唔。又一時並起。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以及三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羣訝以爲眞神。而試其方亦不甚效。此卽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矣。

王心逸云。在都偶過市廛。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窺之。一少年曼聲度曲。並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鏗與絃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王漁洋云。頗似王于一。獻定集中李一足傳。

假諸神以售其醫。人有行之者矣。然只索之於祈禱告召厭咒之間。愚者被其惑黠者可以辨其詐也。乃託之於口技。又不沾沾於醫術。而敘寒暄談瑣事。且其人不一而足。以堅竊聽者之信。然後閒閒問病。切切開方。一似斟酌盡善者。鄉愚何知有不以爲眞神者乎。近又有靈姑者。能於人前請仙問病者。應服何劑。所遇何邪。遊魂何地。卽有從空答之。以服某方可愈。禳何神可瘳。魂在其處。可返言之。鑿鑿不假于昏夜。不假于暗室。當面搗鬼。羣皆敬而信之。細測其聲之所自來。則不在空中。不在口中。而乃在其人之胸以上。喉以下也。斯又口技之流而更出奇者。

刺刺不休

見卷三 寒暄 見卷二 風

王心逸

名櫛昌字歷長山諸生順治丙戌進士太曼聲

見卷三 王于一

獻定

李一足傳

李一足名鑾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類方隱微生平

中置一櫬藏所著諸書逍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啟丁卯至大梁與鄭陵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

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啣瓦十餘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

弟告之一足長號以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挺爲二與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

家又不得走郭外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二目抉其一祭父墓前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

奉母他徙遂別去時姊夫爲令于亮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偶跡汝其遠避之

爲治裝贈以馬一足益悲恨乃鐫其挺曰沒後難斫仇人頭遂單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米市一足

求載以濟遂舍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家溝其地延袤數十里五穀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

喜文字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

之則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還青州走狹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

過三關越管歷甘涼登華岳入于楚抵黔桂復歷閩海吳越間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返其家仇死所坐

皆赦母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下三峽遊

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母喪不知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婦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如其

言俄一客衣白給幅巾草履貌與一足相似近前揖曰我張大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自成陷

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於途短褐敝屣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天下事不

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元直韓笑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被髮鼓琴人時見之此三國時徐庶

也約詰朝復來竟不果甲申後數月濟人有至京師者見之正陽門外又有見於趙州橋下持挺觀水佇立若有思

者韓子智度不妄言人也述其事如此○按此傳與本序頗覺相似與李一足

明其故友人云聊齋此條與林鐵崖先生秋聲詩自序頗覺相似與李一足

傳俱列張山來虞初新志或漁洋誤記爲此傳耳其說近理因錄其序於後

微果子正當秋之日杜門簡出甌有鐵壁有衷甲若無可排解者然每聽謠詠之聲則濡毫吮筆而爲詩詩

成以秋聲名篇適有數客至不問何人留共醉酒酣令各舉似何聲最佳一客曰機聲兒子讀書聲佳耳

予曰何言之佳也又一客曰堂下呵驢聲堂後笙歌聲何如予曰何言之華也又一客曰姑婦櫓聲聲最佳

予曰何言之俊也一客獨嘿嘿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先生喜聞人所未聞僕請數言爲先生撫掌可乎京

中有善口技者會賓客大譁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隙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

衆賓圍坐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一下滿堂寂然無敢誹者遙遙聞深巷中犬吠聲便有婦人驚覺欠伸搖

手

中

新書局藏版

鬼而能仙
不事參真
不須禮斗
待吐納
修煉能
不藥而斷
其藥可知

王蘭

其夫語猥褻事夫嚙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牀又從中戛戛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撫
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猶猶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
鳴聲兒含乳啼聲夫起溺聲婦拍而鳴之夫起溺聲婦亦抱兒起溺牀上又一大兒醒猶猶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
伸頸側目微笑嘿嘆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牀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牀寢小兒亦漸欲睡夫胸聲起婦
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索索聲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
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犬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
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
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二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
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衆响畢絕撤屏視之一人一桌一椅一鳴之
扇一撫尺而已若而人者可謂善盡聲矣遂錄其語以爲秋聲序

鳴之

晉賈充傳充兒充喜躍充就乳母懷中

利津王蘭暴病卒闔王覆勘乃鬼卒之悞句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懼罪謂
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狐
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無不如意子願之否王
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
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
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掇於手付王吞之狐驚盛氣相向見二人在恐不敢
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卻走王告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
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若家夙貧今
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卜而斷我欲現我

賀才以無
賴棍徒不
贈而之
改厚賂之
而又不改
生前累贅
死後糾纏
雖鬼仙亦
難爲其所
亦幾况其
在人也歟
日事酬賭

形恐識我者相驚以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於是卽日趣裝。至山西界。富
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督瞑。前後藥禳。旣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常
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爲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臥。啟其衾。撫其體。
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爲覓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
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乃
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欠伸。目遽張。翁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郎
挾彈彈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
方羞訶之。便攜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山中。我馬
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人。至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
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夜與張謀。留二百作路用。餘盡攝去。款門而付
其子。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禮而
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丐。聞張得術。
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蕩盡。將復覓張。王已知
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
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酬賭。千金何能滿無底竈。誠改若所爲。我百金相贈。才諾。

而兼狹邪遊之人幾一圍山早留待矣

有好奇之癖者恒多之况乃見色而漁乎以毒狐藥而獲免于難亦幸矣夫

之張瀉授之才去以百金在豪賭益豪益之狹邪遊揮灑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提張數日創劇斃於塗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於煙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張懼以實告御史怒笞而牒於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爲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爲清道使賀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趣裝

見卷一 嬌娜

禳

見卷一 妖術

女公子

見卷二 舊公女

狹邪遊

見卷七 翩翩

巡方御史

見卷八 胡四娘

金甲人

見卷一 畫壁

鐵圍山

長阿舍起世經海外有山即是大一四國並一日月晝夜輪轉照四天下名一國土

海公子

東海古跡島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彫而島中古無居人人亦罕到之登州張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棹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樹有大至十餘圍者反復流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麗人來紅裳炫目略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娼也適從海公子來彼尋勝翱翔妾以艱於步履故留此耳張方苦寂得

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詞溫婉。蕩人神志。張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蕭蕭。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矣。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中出。粗如巨筍。張懼。障身大樹後。冀蛇不覩。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胯間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張自分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破囊堆掌中。又側頸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飲未及盡。遽伸其體。擺尾若霹靂聲。觸樹樹半體崩落。蛇臥地如梁而斃矣。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大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霹靂

見卷一嬌娜

丁前溪

丁前溪諸城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爲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邱遇雨。避身逆旅。雨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穀豐隆。旣而昏暮。止宿其家。莖荳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交游。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給客。幸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貲業。惟日設博。

撤茅飼畜
不受償金
觀其謝客
之言直是
博場中語
歷自是俠
然不可使
義子婦而
忽之至丁
紀雖不皆
出自囊中
而情致亦
纏綿可喜

場以謀升斗。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剉芻芻束溼。頗極參差。丁怪之。少
年曰。實告客。家貧無以飼畜。適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天
明付之金。不受。强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非業。此獵食者。主人
在外。嘗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償乎。丁贊歎而別。囑曰。我諸城丁某。
主人歸。宜告之。暇幸見顧。數年無耗。值歲大饑。楊困甚。無所爲計。妻漫勸詣丁。
從之。至諸通姓名於門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躡履而出。揖客入。見其衣敝。
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異常。翌日爲製冠服。表裏溫煖。楊義之。而內顧
增憂。徧心不能無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急。告丁曰。顧不敢隱。僕來
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無煩慮。已代經組矣。幸舒
意。少留。當助資斧。走伴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
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卽有車徒。賫送布帛菽
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爲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
舊業矣。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飲博浮蕩者。優爲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不報。
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游俠

見卷七

郭解

前漢郭解傳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少藏亡命作姦剽及長改節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救人之命不矜其功

行臺

通典——者自魏晉有之蓋隨其所

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

逆旅

見卷二

莖豆

史記范雎傳坐須買於堂下置——其前注——斬祭也

獵食

見卷一

躑躅

見卷五辛十四娘

踵決

新序原憲居環堵之室子貢往見正冠則纓絕促襟則肘見納履則——

內顧

見卷六

偏心

見卷十一張鴻漸又陸機詩軌迹未及安長轡忽已整道退覺日知

憂深使心編

推解

史記淮陰侯傳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一飯之德不忘

見卷五續黃梁匪賦注

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爲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椒似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蛇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欻然遁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出吐死鼠於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銜之而去友人張歷友爲作義鼠行此鼠不惟義其不輕進不遽退俟蛇半入穴而後嚼之蛇出卽去蛇入復來至蛇吐鼠而後止嗚呼亦智矣哉

果腹

見卷二

張歷友

名篤慶見卷首聊齋小傳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皆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計

尸變亦出
非常四客
終日奔馳
竟至臨死
而不知可
偶哉

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衢導客往入其廬燈昏案上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尙朦朧忽聞靈牀上察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臥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己潛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卽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臥猶初矣客懼甚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著衣以竄裁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縮首衾中覺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牀作響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著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又恐遲爲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馳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卽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尸益怒然各寢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